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 讀《呂赫若小說全集》之初感

醫師◎黃一城



呂赫若小說全集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  
印刻 / 9503 / 700元  
ISBN 986710806X / 精裝

### ◆ 漢文版《呂赫若小說全集》之相關

印刻出版社 (INK) 2006 年 3 月出版之漢文版《呂赫若小說全集》，為截至目前為止，亞細亞關於呂赫若小說漢文版最完整，專研學者解說最為詳盡的一冊；譯者以「意譯」為方式，翻譯呂赫若的日文書寫最為傳神之作。

林至潔女士晚生呂赫若約十年左右。曾目睹呂赫若於臺北中山堂開演唱會之風采，且當其時，呂赫若能文、能歌、能作劇本而演出，「臺灣第一才子」之美名自傳頌日治時代迄今，實當之無愧。

爾後呂赫若由文人成為武裝革命之一分子，因意外埋沒於北臺灣鹿窟叢林中。知識分子因思想的「覺悟」而挺身武裝，對抗不人道政權，放眼全世界的民眾抵抗霸權歷

史，位於亞細亞臺灣的被殖民與內殖民 (intra-national colonization between Han-Chinese) 交替歷史循環，這特殊的歷史社會性格與土壤，造就了呂赫若小說與其周遭始終引人遐思且著迷的永遠。

林至潔女士於臺北第三高女之時，以年輕並充滿詩意盎然之賞悅的少女之心，聽其嘹亮歌聲與三日不絕之天籟，譯作中當可捕捉呂赫若當時的片風餘影與光彩。

### ◆ 社會性質與土壤

呂赫若，這個人的小說、劇本與雜文，以及這個人的遭遇，在臺灣近代遭受日本殖民，被國府政權內殖民 (intra-national colonization) 的歷史脈絡中，毋寧是承繼亞細亞臺灣文學中具有獨特世界文學體質抵抗性質。

植基於土地的文本為何會有抵抗的性格與對於祖國的依戀？因為必須要有強大的壓迫，剝削性質濃厚的外來政權肆虐著文本所處的土地，土地才會產生出這樣的小說、戲劇與文本。呂赫若對於白色中國的嚮往與幻滅，這是當時土著臺灣人所共有的心聲；呂赫若對於紅色祖國宣傳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號



稱沒有壓迫，社會階級平等的毛澤東等之宣傳，基於一位知識份子對於弱小的同理心與社會關懷。誰？身處於那個時代，都會投入改變時代的洪流中，只是，洪流淹沒了呂赫若在鹿窟的山區漫草中，短暫的生命雖令人惋惜，但卻鑄造了無可取代的呂赫若文學：以寫實，淡淡的哀愁式風格，冷冷的筆調嚴厲的批判著殖民地剝削體制與舊文化中的規訓法統，越冷靜的筆觸，越能觸發最深層的人類本性，感動人而如近赤子之真。

#### ◆ 土地的滋養實為作家的墨水來源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這是每塊土地，每個被想像的家／國之文學所具有的土著特質展現：愛爾蘭之於葉慈，葉慈之於賽爾特；非洲之於法農醫師，法農之於黑人；拉丁美洲之於馬奎斯，馬奎斯之於西班牙後代於南美洲。文學所展現的抵抗性與鄉愁，再再展現土著文學亦或是鄉土文學於世界之中的共通性與差異性。

呂赫若用殖民者語言：日文書寫臺灣的鄉愁與不平，許許多多重要的作品與劇本皆是用日文書寫的；大時代的變遷與家國的不幸，使得呂赫若小說與其周邊遭遇必須經由翻譯／番易才得以於當代臺灣，以漢文面對大家：不論是臺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新加坡人等。

呂赫若的小說題材描述他那個時代的土地、政府、殖民，迎接祖國「中國」的歡喜、幻滅、憤而反抗、打仗，死於北臺灣鄉間。文人搞革命，這就是臺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體質，文人拿槍搞革命就知道這個祖國政權有多麼腐敗，文化有多麼言行不一與封建；文人拿槍搞革命，代表這塊土地最沒有

本錢武力鬥爭，爭勝的一群人也起而反抗，祖國的「偉大」實是不言自明的！

透過林至潔女士的跨時代經歷：日據時代、國民內殖民時期、後解嚴時期、文化殖民時期與土地之筆，呂赫若之文、之人、之事才可以再現，重現，誤讀於當代臺灣之此時此刻。臺灣文學體質的差異性之於其他「文以載況」民族文學，由此可見。

誰的呂赫若？誰的土地與誰的文學？落土不凋的鹿窟之綠草呂赫若與臺灣雨夜花謝雪紅，個人之遭遇牽連大時代脈動的顛簸與無奈，用文學、用行動控訴外來／移植政權的不義，內殖民的「黃皮膚，黃面具」之統治細膩機制，無一不在這些人的身家遭遇，回憶文字中血淚斑斑而不見斑駁與脫落！

#### ◆ 霸權無法理解社會底層的悲哀，文人也只能宣戰

「我並不是不會寫以人的個性美為對象的小說。而是更想以社會為對象，描寫人的命運的變遷。」——冬夜中的凝視（林至潔女士譯自日文，2006年3月出版）。這種文學的抵抗性質與反抗權力的有機格調，或如臺灣反共文學教父，臺灣舊文學之旗手，如余先生豈會了解，同情的理解與書寫。〈鄉愁四韻〉的中國望鄉式鄉愁為何強以苛責別人的家國之殤：四百年來臺灣被殖民，內殖民之歷史情緒，豈可以〈狼來了〉一文之姿態宣判，為權力之鷹犬與理論大將呢？

思想，文學以及主張等等人權是無罪，且要被保障與尊敬的！從1970年代的「工農兵文學」批判開始，到2005年關於課本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之爭，一貫的歷史脈絡與性格恰恰可以反應出文化霸權與文化殖民的遺

緒非用簡單的政治權力轉換，政黨輪替可以改變的。文學身為文化中最根本的奠基元素之一，反抗最強烈，自然，對抗也最為持久！呂赫若小說，雜文與周遭為何以歷經兩外來政權的統治而歷久不衰，原因在於此。

#### ◆ 復活臺灣第一才子

亞細亞臺灣四百年多年，遭受西班牙人、荷蘭人、南明流亡政權臺灣王鄭成功、清國、日本、白色祖國國民黨流亡政權迄今。是一則交替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循環，呂赫若身處日治時代「大決戰」時期，皇民化風氣到極盛，書寫家庭的女性工作、勞務被壓迫；冷靜刻畫無產農民受地主、協力者，日本人壓迫的過程與血淚，典型的表徵當代臺灣的歷史社會性格，其代表性不言自明。

#### ◆ 文學呂赫若的歷史命題：崩解「近代的超克」

當日本帝國在「近代的超克」中心思維下，以侵略之實企圖「帶領」東亞諸國邁向

近代文化的開化之際，文學呂赫若以小敘述，被邊緣化的的題材：女性、農村、為五斗米折腰的農民，冷冷的描述這社會的凋弊或不美；越冷，越邊緣的題材，實則迂迴的挑戰那帝國大敘述：以「近代的超克」為中心思考的「振興地方文化」之行動。

崩解「近代的超克」的使命與任務，無疑是呂赫若創作生命與作品中最重要意識型態與中心思維；雖然，呂赫若早已淹沒於北臺灣的鄉間革命氣息中。但文學呂赫若的生命與無所選擇的歷史命題將會繼續帶領著亞細亞臺灣的子孫們繼續崩解那「近代的超克」——那屬於文化層次，意識型態層次有關於霸權殖民的種種：來自日本，中國與美國。

呂赫若之文與其周邊藉由本土之手，土地之眼重現臺灣江湖，一如他的「臺灣第一才子」稱號，必將統領江湖，再現抵抗文學性格於當代臺灣。這是可以預見的魂歸故土與落土不凋！

是文學呂赫若早到了人間了嗎？

不，是臺灣人遲到了！